

巴彦雪

刘兆林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家出版社

乡愁文丛 王剑冰 主编

巴彦雪

刘兆林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彦雪 / 刘兆林著. —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2017. 5

(乡愁文丛 / 王剑冰主编)

ISBN 978-7-5347-9190-1

I. ①巴…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9633 号

乡愁文丛

王剑冰 主编

巴彦雪

刘兆林 著

出 版 人 王刘纯

策 划 王刘纯

责任编辑 石更新

责任校对 毛 路

装帧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4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南六环磁各庄立交桥南 200 米(中轴路东侧)

邮政编码 102600

电话 010-61264834

找得到灵魂家园，记得住美丽乡愁

——“乡愁文丛”总序

王剑冰

我们强调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当中就有乡愁。乡愁是中国人热爱家乡、牵念故里的独特情结，是一种美好自然的文化观念。社会越是变化、越是浮躁，这种情结就越显珍贵。乡愁也是一种寻根意识，记住乡愁，记住美好的童年，记住美好的向往，也便是铭记我们的根本。

我们每个人都是故乡的一片叶子，这片叶子无论飘落多远，都无法摆脱大树对于叶子的意义。一个人的身上总有着故乡的脉络，流着故乡的血，带着永远不可改变的DNA。一个个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个村子的化身，他们走出去，分散得到处都是，却不会把村子走失。

说起乡愁，那是一种与生俱在的情怀，住在心中的故乡常常鲜活在那里。故乡是安放你的灵魂、温暖你的寂冷的地

方，是接纳你的疲惫、抚慰你的忧伤的地方。翻开一页页被繁忙弄乱的过往，记忆中的余香总在儿时的故乡。那里有我们最亲密的玩伴、最爱吃的食物、最漂亮的衣衫、最天真的憧憬。而芬芳入梦的，多是亲人亲切的面容与温馨的相聚场面。那些亲人或已故去，或还在乡里。现在多数人对故乡的感觉同对年节的感觉一样，那种热闹团圆、香气弥漫的味道是乡情中最重要的部分。“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归乡最多的时刻是年节，带着满满的怀想、满满的辛苦，万水千山相携于途，构成最为壮阔的乡愁景观。古往今来，人们因为各种缘由漂泊在外，但总是要找机会赶回故里。金圣叹曾列举“不亦快哉”之事，其一即是“久客得归，望见郭门，两岸童妇，皆作故乡之声”。然而他们的欢喜中又带着那种“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复杂心理。漫长的时光已然流逝，乡愁的话题始终没有停息，情怀早已渗透于诗歌典章，直至后来，还有余光中、三毛、席慕蓉不约而同地同题《乡愁》。

诚然，远在故乡之外的游子，生发的多为眷念之情，即使老杜有“漫卷诗书喜欲狂”“便下襄阳向洛阳”的返乡之举，回到家乡也还是要再出去，因“莼鲈之思”而辞官归返的张季鹰毕竟是少数。还有，余光中的《乡愁》或代表了一些人对于故乡的认知，那就是故乡即是母亲（或双亲）的代名，对

于故乡的怀念即是对于母亲的怀念，回故乡即是为了看母亲，母亲不在了，故乡的概念便模糊起来。随着生活的变化，有人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回乡的矛盾，记忆与现实发生了冲突，那种期待值与仪式感渐渐折损，许多美好已然变成了永久的追忆。所以有人会说：“我是真的爱家乡，不过爱的可能是记忆里的家乡。”确实，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这是时间所带来的不可逆转的事实。然而不可逆转的还有那份强烈的牵绊，永恒的顾念并未因此而中辍，情感的执拗还是同那些疏离与怨怼扯断了关联。生生不息地以文字表达出来的乡愁，也成为中国文学中一个特有的传统。

作家们大都已离开生养自己的故土，但我们却能看出那种深深的乡愁情结，这其中有写生养自己的故乡的，也有写生活过的第二、第三故乡的，还有赞美如故知的他乡的。文丛中，地域山水皆有代表，民俗风情各具特色，多方位地展现出人与历史、人与环境的关系，彰显对亲人故土的真挚情怀以及对世态人生的深切感慨，给我们带来亲近，带来回味，带来启迪，让我们感受到温馨而深挚、苍郁而辽阔的文字力量。

我们说，在意乡俗年节，提倡尊崇温情，爱护碧水蓝天，留住美好记忆，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容之一，也是复兴民族文化的核心之一。这样会把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保护和建设

得愈加贴近期待与理想，也会使我们愈加容易找得到灵魂家园、记得住美丽乡愁。大象出版社倾心打造这样一套阵容壮观的“乡愁文丛”，就是带有这样的初衷。该文丛是具有欣赏性、研究性、珍藏性的文学工程，也是一种文化的记忆与期望。“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随着时间的挥手远去，这种记忆与期望会愈加显现出它的意义。

2017年初春

目 录

第一辑 乡情

- 002 月是故乡明
- 004 巴彦雪
- 011 捡庄稼
- 013 童年伴我一生
- 018 我自豪，我是雪中的绿色
- 023 流浪汉还乡
- 029 怀念一颗种子
- 033 永远 31 岁的前辈
- 047 我的粮食关系
- 056 我的文学老师
- 063 写早了的自传
- 070 大沟乡风景
- 076 辽宁在海边

第二辑 亲情

- 080 母亲

090 和父亲搏斗

094 父亲祭

141 和妻子处关系

145 感谢跳舞

154 和儿子交朋友

158 给儿子的信

164 清明烧纸

168 过年

173 孙子的旺叔

第三辑 风情

180 听雪书屋

184 冰峪的山羊

187 桓仁秋色

190 去东极迎日出

194 黑龙江漫游日记

206 丝绸路上的少女

221 白鹿原下樱桃红

227 谁无乡情与乡愁（代后记）

第一辑 / 乡情

月 是 故 乡 明

天底下只有一轮月亮，人们却非说故乡的月最明，那是因为，游子们的童年之梦和生命之根，都是在故乡月色下生成的，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不可更改不可磨灭，犹如每人只能有一个生身母亲，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一样。所以说，母亲的恩永远最大，故乡的情永远最深。

离开故乡三十多年了。我说过，我已有了第二故乡。但不管怎么说，真正意义的故乡，应是埋有童年梦想和亲人尸骨的那片土地。我整个童年及少年时代，和我所有已故亲人的尸骨都埋在巴彦那块沃土里，并且至今还有亲人、朋友和同学生活在那里，因而巴彦不能不是对我最有牵引力的地方。但故乡的确已发生巨大变化，几次回巴彦，我都目睹了那喜人的新貌，同时，也愧叹，这变化里没有我的功劳。

对这些变化，我由衷欣喜，但也不能不自家人似的正视现实：跟日新月异的全中国，尤其是瞬息万变的外部世界相比，故乡变化的脚步不是最快的。就如直到现在我还能童年那般梦见故乡的山如何之高，河如何之大，山河间的桥如何雄伟，可一旦真回到故乡身边时，便会大吃一惊一样：跟外面的名山大川巨桥相比，故乡的山河及桥，哪还能叫山叫河叫桥啊，分明是小桥溪水人家

嘛！这使我悟到，故乡最亲，但故乡不是最先进的。也如到了发达国家回头再看一样，最想念的肯定是祖国，但最发达的并不是祖国啊！这时才能分明地感觉出祖国的伟大之处是什么，她的不足在哪里了，也因此更加盼望她能早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因此，每当我为家乡的飞速发展而喜悦时，也会为家乡应该丢掉但一时又丢不掉的东西而遗憾，甚至难过。我深切感到了，家乡的一切发展进步，都不是因循守旧给的，而是弃旧图新带来的。鲁迅写《故乡》时，最为伤感的是故乡人的麻木和不争。渴望外部世界的新思想、新知识、新人新事，能意识到自己落后的方面，这才是游子感恩故乡的同时，又深切期望于故乡的真实情感。

一个地区，物产再丰富，资源再深厚，没有高知识高素质的人才和民众，也是要落后的。故乡能着眼未来，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高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的素质放到极其重要位置，这无疑也是游子的最大心愿。众多远在他乡的游子，能呼应故乡的号召，百忙中交上一份答卷，无疑是献上了一份深情的爱心。远游的人不漠视故乡，故乡人热切关注游子，让我们把各自的业绩当坐标相互参照，当梯子相互攀登，家乡发展的脚步就会更快。

故乡明月在，我已白发生。相信游子的白发与后生的青丝，会在故乡明月下相映成辉。谨以此苍白小文献给恩深如海的故乡。

（原载故乡巴彥编辑的《月是故乡明》）

巴 彦 雪

一提巴彦，我总会下意识想到从巴彦去哈尔滨必须经过的呼兰。巴彦、呼兰、哈尔滨都是由满语音译简缩而来。呼兰现为哈尔滨市的一个区，巴彦是哈尔滨的郊区县。开句玩笑，哈尔滨，地球人都知道。呼兰呢，文学圈里差不多也都知道，那是现代文学史上优秀女作家萧红的故乡，是靠她深受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推崇的小说名著《呼兰河传》提高知名度的。而巴彦，则在我心中知名度最高，虽然黑龙江省以外少有人知道，这就如没谁知道已故多年的刘李氏是谁，但她却在我心中知名度永远最高一样，因她是我母亲。我心中知名度最高的巴彦，是我的故乡，满语“富庶”的意思。

如果用时下只以钱多少论穷富的话，巴彦算不上富庶了，因为她虽黑土流油，盛产质量和产量都非常好但不值大钱只能填肚子的大豆高粱及瓜果蔬菜等，再就是漫长冬天漫野的大雪。GDP不行，富庶个球！

就为这“富庶个球”，我决计回巴彦一趟。我十九岁离开巴彦，至今已四十年，其间只回去过四次。去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故乡为了引资谋富，专门成立了巴彦乡友联谊会，在我的工作地辽宁，也成立了辽沈分会。都说树挪死人挪活，为

了活得更好，不少人挪离了故乡。但人是有感情的树，不管挪到哪里活得如何，感情的根仍深扎在故土。乡友会里，只我是文人，无力为家乡立竿见影致富，便倡议设立了“巴彦文学之星奖”。这是故乡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的文学奖。古黑龙江省志有言：“江省文风，东荒为盛，巴彦尤著。”此说新中国建立以后也成立。我便想，祖先把巴彦看成富庶的地方落脚安家，看重的不就是肥得流油撒种便丰收的黑土地嘛。而所说黑土流油，那油不就是冬天漫野大雪化成的肥水吗？东北人还好说瑞雪兆丰年，这是老天爷和大地母亲告诉他们的真理，年年多雪就预示黑土地年年流油，因而年年丰收。巴彦在松花江边，到处是流油的可耕黑土地，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年年高产，绿色无污染，就因了年年的瑞雪滋养。我又想，终会有那么一天的，粮食重于黄金，瑞雪贵于白银。民以食为天，这是我的信仰。我还信仰，文学就是精神的瑞雪，越来越重的物质富裕病，会越来越需要文学的精神雪疗。饱肚子的粮食、养脑子的精神粮食，不越来越贵就怪了，应该贵到比什么都贵才对。待到世界所有国家都只顾 GDP，而把整个地球可耕地弄没了的时候，一粒粮食二两黄金怕都买不着了。以这眼光看，年年撒种就能丰收的巴彦，该算富庶之地了，何况她还文风尤著，盛产精神粮食呢！所以，我和几位乡友相约元宵节前回故乡一趟，专为我们发起设立的文学奖去颁奖。

说来太巧，十六七年没回故乡了，几经协商定下了日子，却突来一场暴雪。因为雪太大，高科技的动车组都不灵了，后半夜我们才在松花江边的哈尔滨下了火车。元宵前五颜六色的灯光把茫茫白雪照耀成迷彩色，我们的眼睛则被彩雪撩拨成如炬明

灯，不停地扫射路旁的迷彩雪。由于路况与以前回来那几次比天壤之别地好，倒是汽车胜过了火车，我们很快过了松花江，跨上呼兰河大桥。在清朝，呼兰和巴彦同属一个县，后来才一分为二的。我这个巴彦人对呼兰感情也不浅，一因呼、巴曾同为一县，二因萧红。萧红若在，肯定会把这里错当成她客居过的香港浅水湾或日本的一座什么桥吧，那么雄伟！呼兰河上的大雪，让我想到萧红在《呼兰河传》里描写的夏夜无数河灯。没有萧红撒下密实的文学种子，呼兰的河灯怎么会在雪夜成群结队流过我心头呢！二十年前，回故乡的路又窄又颠，也没挡住我拐往萧红故居的脚步。我特意把一本拙作集放在萧红纪念馆，因书的自序里诉说了对萧红的虔敬。这次太匆忙，只好于夜色中远望了几眼已成旅游名胜的萧红纪念馆。

车飞快越过呼兰和巴彦界河上的少陵河桥。记得还是初中生时，我在河边打柴歇凉，听当教师的父亲说起《呼兰河传》，于是萧红这颗饱满的文学种子才落入我的心田。那年秋天，我用过的作业本背面写了一首几十行的诗《少陵河之歌》。文学种子神速膨胀出的野心让我把“传”字变成了“歌”字，那时以为“歌”字更重要。一个女作家能为她家乡的河写传，我这个男子汉就该为自己家乡的河写歌。可是羞愧死了，对于故乡，我只写下四五篇正经的文学作品，总共才五六万字：《父亲祭》《献给母亲的花》《童年伴我一生》《巴彦苏苏》和《捡庄稼》。就是说，至今自己也没为家乡写出一篇具有歌、传意义的作品来。

我惭愧着想在车通过我的出生地西集镇时多看上几眼，可宽阔的新路却把她甩在一边了，只让我看见了白雪映照的灿烂灯光。

原来，大前年新修的国家级公路已把从前的弯路拉直。被新路抛到一边的镇子里，曾出过一群文艺人，其中两位著名诗人、一位著名演员，演员就是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演刘备的那位，他的哥哥还是我的同学和我父亲的学生呢。当然，老百姓中，演刘备的那位在老家几乎家喻户晓，而那两位诗人，仅限于文学圈内著名而已。两位诗人，一位尚在。当年我在县城读高中，曾给他们捎过往报社和杂志社投稿的信。每当在报纸和杂志上读到他们通过我的手投递而发表的作品时，我心田便又播下一颗文学种子。那时，看得见的偶像只这两位其貌不扬但经常发表作品的诗人，还有县城一位教我们俄语其貌很扬的老师诗人。那时，“粉丝”一词只是家乡拌凉菜的高级材料，我们对偶像般的作家，只会尊为榜样，而绝不会称自己是他们的粉丝。

新修的路缩短了我家和县城的距离，不少事还没来得及忆想，眨眼间我们就到县城门楼下了。当年我在县城读高中，西城门外是一大片烂草塘和乱葬岗，现在却变成一个很大的公园。岳父一家及亲友早年都在这一带住平房，如今都已搬进城里的楼房大院。当年城门在我眼里简直高大如天安门，现在却只作为行人路口，因城门里外的马路比城楼宽了许多，车辆都绕城楼的环圈路走。我们的车却特意从城门通过，好让我回味当年投笔从戎乘大卡车离家远行的情景。那时，清朝修的四座城门只剩下西门这一座了，记得城门里不远就是郭沫若题写校牌子的巴彦县第一中学。我是住宿生，每次给我出生地那两位诗人代投的稿件都是从我们宿舍门口的邮筒投出的。巴彦一中的文风也很盛，能在省内外文学杂志发表作品的师生有好几人。他

们新发表作品的杂志一到，师生们总要传诵一阵子的。正对西城门那座很带文气的西牌楼仍在，却不依旧了，新的漆衣和满身的彩灯在迎元宵节。东西牌楼之间的主街道，大小车辆都已不允许通行，两座宣扬文德武功的古牌楼间，是现代的步行街了。街灯杆上挂着新的传统意味却很浓的成串灯笼。来前我就从县文联和县作协寄我的《巴彦文苑》《巴彦文学》等刊物上读了许多文采飞扬的古体诗词和新诗等，这些创作显示着巴彦自古文风尤著的传统。

因时间关系，虽然我们进城已是后半夜三点，司机还是满足我的心愿在夜色中把县城的主要街道转了一圈。街宽路阔，灯亮楼新，不要说四十年前离家那时的样子，连十六七年前回来那次的影子都不见了。尽管是冰封雪锁的后半夜，灯雪相映的巴彦城，却给归来的游子年轻许许多多的感觉。

下榻后我只迷糊两三个小时，就爬起来去看东牌楼和东城门。因建步行街，原来的路面大大拓宽，但眼下看去仍在路当央的古牌楼却是用现代技术整个平移了位置的。原来已拆除过的东城门和南城门是近些年按原样修复起来的，在我感觉，就像已故的先人又活了过来，穿着崭新的古式新衣在为现代的子孙守望田园。牌楼和四面城门上古朴的斗大题字，证明着“江省文风巴彦尤著”之说。四座纯古式的城墙都簇新地立在厚雪中，让我想到那个程门立雪的典故，说的是古代文人为了求学而久久在冷雪中等待程姓先生从酣睡中醒来赐教。我在巴彦一中读书时听说过县文化馆馆长的哥哥陈绍能把字典倒背如流的传说，意在宣扬他的学问和文化水平，而后来我竟有缘和那个文化馆馆长的弟弟陈珣先生在